

无锡小吃

□汪晓远

无锡是江南的一个好地方。它用一场烟雨迎接了远道而来的我。

我从三阳广场地铁站下，在它错综复杂的二十五个出口之中转圈，从四号口出来，望着周围鳞次栉比的大厦高楼怔怔出神。读书的大学在城郊，难得看见如此摩登的景观。歪仰着头避开雨伞，眼镜上一点点濡上淋漓的雨滴，呼吸的水汽从口罩里升腾，我从一片朦胧里看着无锡市中心的楼群顶端，看天空夜里橙灰色的云壳，电瓶车驶过身边凹陷下去的行道砖，一蓬泥水溅到我的手上、腿上，我忽然感觉到，无锡是个接地气的城市。

拖着行李箱打着伞，走在无锡的街头。慢慢地路边不再是商场和综合体建筑，有“全场两元”的小店、“今日特价”的小宾馆，还有旧而整洁、早已打烊的早餐店，上面写着油水淋漓的“老字号拌馄饨”……它们似乎钩织成了这座城市最朴素的底部。

第二天早上，在楼下老西门面馆吃了一碗面筋三鲜面，江南的做法，江南的滋味，然后去东林书院。

中午饭寻了一处熙盛源的分店。看了一下菜单：小笼包，十四块钱四只。好嘛！过分了。我寻思着为什么这小笼包这么高的价格，在我们食堂十四块少说买八只吧，我又顺手点一份拌馄饨，总共四十块大洋。

直至上了桌我才明白无锡的小笼包比以往所见得大上一倍，而且无锡菜的甜真不是吹的。拌馄饨下面一层酱油色的酱底，勺子一刮满带着沙沙的质感——那是没有完全融化的白砂糖。小笼包里的卤汁居然也是甜的，带着肉糜的咸鲜和蛋白质的黏稠。一个奶茶要点七分甜的人也败下阵来了——前十口拌馄饨和汤包都很好吃，后面就一口比一口腻。

晚饭吃的曹张手推馄饨，比起熙盛源来说馄饨更小，也加糖，但没那么多，酱汁甜淡适中。薄薄的馄饨皮吸附了更多的酱汁，鲜肉馅带着弹性、嚼劲和鲜香，烫的我直唆嘴。同样一碗拌馄饨、四只汤包，这里只花了二十五，而且味道更好，拌馄饨里还带着鸡蛋丝和茶干碎。

于是，曹张手推馄饨大于熙盛源。

在我家乡的超市货架上，总是陈列着无锡的面筋塞肉、糖醋排骨，所以到了无锡，是一定要尝一尝无锡本帮菜的。于是去了南长街，人山人海。无知的朋友打开美团，看了一下“南长街无锡本帮菜排行榜”，准备带我去排名第一的那家“老牛窝里”，我则是开始搜索“南长街小众餐饮”。果不其然，那家店的顾客直直排到了店外，热度堪比曾经的海底捞，我们拿了个号，看了一下：小桌，第十五桌。只好转道去了一家小店吃蟹粉拌面。

在南长街没吃到的，第三天终于在三凤桥遂了愿。无锡的大菜河小吃其实异曲同工，没有特别繁杂的特点，就一个字——甜。上来第一道“梁溪脆鳝”，炸得酥脆的小鱼，上面浇一层糖浆，吃起来像小时候的星球杯，一根饼干棒蘸巧克力酱那样的味道。其次是梅汁鸡翅，偏硬，有梅子的酸和甜。接着是蟹黄豆腐、莼菜羹……最后一道酒酿圆子，浓稠的汤底是橙汁，小圆子都被捞出来以后看着极像南瓜粥，上面还沉浮着一些米粒，味道也是纯甜，散发出一点橙香。我自诩是爱吃糖的人，在这个地方真是被折磨得不轻，每一个菜都堪能吃下去几口，之后就如同吞蜡，哽在喉咙口咽不下去，还齁得反胃。以至于那道不甜的蟹黄豆腐一口没碰，只能打包带走。

离开的那天，去了无锡非常有名的一家甜品店：穆桂英美食。谁料去得晚了没有吃完。我坐在空荡荡的食堂大厅里，看着写满“售罄”的食单有一点点生气。

但我还是爱无锡。



蝴蝶与百合
孙镜福

从人间经过(外三首)

□刘白

放下黄金，才能悟到菩提
放下执着，才能靠近莲花
从人间经过
每一个人都必须持戒修炼

面对虚名浮利还能淡然处之
面对失去一切还能笑口常开
这个人已经悟到：空即是本原
大肚已经能容天下难容之事

从人间经过
首先要学会放下
每一个潜心修行的人
都有可能是未来佛

渡

一苇即可渡江
渡口在万丈红尘与
咫尺天堂之间

听蝉

□陈燕

盛夏是蝉的舞台。每年的七月初，从第一声蝉鸣开始，整个夏天就进入了由蝉演奏的音乐盛会。从此，夏不再只是孤寂的热，它还多了一份蝉的热闹。

蝉，俗名“知了”。“知了”应为“明了”之意。因明了，所以才有看透之境界，才有知足之常乐的怡然。《赋得蝉》中“饮露非表清，轻身易知足”对蝉的这一境界给予高度的肯定。我觉得蝉的易知足可能与它短暂的生命有关系。

蝉的一生漫长而又短暂。它生命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土中蛰伏。这个时间可以是三年、五年，有的甚至十七年。而它在地面的时间只有短短的数十天，正如佛家所说的“生即是死，死即是生”。如果羽化过程中受到干扰，那么它将终身残废，也许根本无法飞行，且无法发声。这数十天里，它需做的是鸣唱、孕育、死亡。我曾有一个带庭院的房子。院里有一棵香樟树。这棵树是蝉和鸟类的家园。我有幸目睹了蝉的蜕变过程，帮助过不知是不是因病在地上匍匐的蝉上树，也看到一些蝉尸成为蚁类的佳肴。

渡是自渡也是渡人

这拥挤的渡口
也是萧疏的渡口
这快乐的人间
也是疼痛的人间
这浮华的尘世
也是散淡的末世

慢慢来
只有渡尽最后一人
才能渡你自己

摇

天空经不起摇
一摇晃 星星纷纷掉进河里
河水经不起摇
一摇晃 鱼儿们纷纷漏网

人间经不起摇
一摇晃 青丝就变成了白发

泊然

光阴水一样流走
只留下阴影
石头开始收敛凡心

杨花落尽子规啼
万物生长
各自奔向归程

写下“泊然”
就不再多写一个字
哪怕一个虚词

人间苦涩
风一吹
青果纷纷落地



由此可见，蝉生来真不容易。
在地下，不见光明，一守经年，如隐士；长成时，破土、上树，寻一安身之所，羽化蜕变。其间也许会遭遇很多意外。所以一旦它破土而出，完成蜕变后，它首先做的就是鸣唱。它要告诉这个世界，一个生命诞生了！生命是美好的！它餐风饮露，与世无争，心无旁骛地让唱成为它毕生的追求。也许“冲天一唱”就是它活着的意义。也许来世一遭，就是为了和树一抱，和你我一会。

有人不喜夏天的蝉鸣，觉得它鼓噪，尤其想休息一会儿时，它那一声高过一声的洪亮、绵长简直让人崩溃。而我却觉得蝉鸣让夏天有了仪式感。记得去年小寒那晚近十点，我去河边散步。许因雨初歇的缘故，河边一个人影都没有。我一个人走在河边，心里竟有点瘆得慌，不知为什么，脑子里突然闪出“如果此时有蝉鸣多好”的念头。蝉鸣让世界多了份热闹，也让独处的你有了一个安然相对的友人。

我听蝉鸣，觉得它唱的不是歌，而是岁月。那不只是对自然的吟唱，更是对生命的吟唱。一声蝉鸣，

是对破土而出生命的赞歌，是对美好世界由衷的恋歌。那是生命的欢唱，也是生命的绝唱。

由于蝉的恬淡、高洁及以露为食的特性，古时很多文人借蝉鸣抒发情怀和明志。虞世南的“身高居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告诉我们：品格高洁者自身就能声名远扬；骆宾王的“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。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”写出了与蝉的同病相怜及惺惺相惜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追求高洁者的无可奈何；曹植的“实澹泊而寡欲兮，独怡乐而长吟”给我们刻画出一个淡泊名利、怡然自得的君子形象……

蝉鸣，给我很多启迪：生命不易，当好好珍惜；生活虽苦，也有欢唱的理由；生命虽短暂，也要让每一天充满阳光。庄子云：蝉不过一秋，人不过一世。一秋虽短，可尽鸣其声；一世虽长，但难留吾名。愿蝉鸣让我们学会如何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苦难，不让岁月从指尖蹉跎流逝。

夏天正热，蝉声正酣。此时，捧一杯香茗，临窗望向远方，什么也不想，安静地用心倾听，你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生命之唱。